

红发安妮系列 2

安维利镇的安妮

Anne of Avonlea



安维利镇的安妮

目录

- [第1章 怒火冲天的邻居](#)
- [第2章 拍卖匆匆，后悔无穷](#)
- [第3章 拜访哈里森先生](#)
- [第4章 观点迥异](#)
- [第5章 初为人师](#)
- [第6章 众生百态](#)
- [第7章 义不容辞](#)
- [第8章 玛莉拉收养了双胞胎](#)
- [第9章 颜色的问题](#)
- [第10章 戴维的恶作剧](#)
- [第11章 现实与幻想](#)
- [第12章 倒霉的一天](#)
- [第13章 美妙的野餐](#)
- [第14章 危险解除了](#)
- [第15章 假期开始啦](#)
- [第16章 如愿以偿](#)
- [第17章 事故接连不断](#)
- [第18章 保守路上的历险](#)
- [第19章 美好的一天](#)
- [第20章 意外总是接踵而至](#)
- [第21章 亲爱的拉文达小姐](#)
- [第22章 家庭琐事](#)
- [第23章 拉文达小姐的爱情史](#)
- [第24章 生活在自己王国里的预言家](#)
- [第25章 安维利的风波](#)
- [第26章 峰回路转](#)
- [第27章 在石屋的下午](#)
- [第28章 王子回到魔法宫殿](#)
- [第29章 诗歌与大白话](#)
- [第30章 石屋里的婚礼](#)

第1章 怒火冲天的邻居

这是八月的一个宜人下午，阳光和煦，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一个农庄前，一位十六岁半的少女正坐在红沙岩台阶上。她身材高挑，显得很纤瘦，一双深邃的灰眸里透着严肃，她的长发的颜色，朋友们都称之为“红褐色”。眼下，她正下定决心，要把维吉尔诗集里的诗句，一行行地理解透彻。

在八月的下午，即将丰收的斜坡庄稼地上，氤氲缭绕，阵阵微风吹过，有如小精灵在白杨树间轻声低语。在樱桃果园的一角，生长着幽暗的小冷杉杂树丛，而与之相应的是罌粟花绽放出来的火红光辉，鲜艳的花朵随风起舞。在如此浪漫的情景下，最适合的就是做白日梦，而不是研读那些死板的话语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维吉尔诗集从膝盖上滑落到了地上。安妮·雪莉双手相扣，托着下巴，抬头望着那一朵朵绚丽轻柔的白云，如同是一座白色的大山，正好停留在哈里森家的屋顶上。她的心越飞越远，飞向另一个遥远而美好的世界，在那里，有一位工作非常出色的教师，一生致力于塑造年青一代的美好心灵，培养年青一代健全的心智和人格，使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负，以成为社会的栋梁。

但是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，便能很清楚地看到，安妮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大家公认的是，安维利学校并不是多么有名望，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。可是安妮很少想这个问题，没有谁能够预测，假如一个教师用真心去影响和感化学生，将来会发生什么。安妮心里有一个玫瑰色般的理想，她相信只要她沿着这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走下去，她就会有辉煌的成果。她的心中勾勒出令人心驰神往的幸福美景，四十年以后，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出现在她的身边。安妮想用合适而模糊的方式去肯定，这个人反正就是赫赫有名，不过她更愿意假设，这个大人物就是一个大学校长，或者就是内阁总理；这个人俯下身，把额头靠在安妮那满是皱纹的双手上，恭敬地对她说，正是她，第一次点燃他的雄心壮志，他人生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，都要归功于很久以前在安维利学校里安妮对他的谆谆教导。

可是，这样一个美妙的白日梦，很快被不愉快的状况搅得乱七八糟。

一头泽西种小奶牛从小路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来，转眼间，尾随其后的哈里森先生也到来了——“到来”这个词太温和了，不能准确形容他的举动：他破门而入，直闯进门口来，他根本等不及有人来为他打开院门，便飞身越过篱笆，怒气冲冲地飞奔而至。眼前的安妮惊讶万分，站起身来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哈里森先生。

哈里森先生是他的新邻居，虽然安妮见过他一两次，但从来没有正面打过交道。早在四月上旬，那时安妮还没有从奎恩高等专科学校回家来，那位原本住在绿山墙西边的邻居罗伯特·贝尔先生，卖掉了农场，举家搬迁到夏洛特敦去了。新来的农场买主就是这个叫哈里森的先生。大家只知道他叫哈里森，是新不伦瑞克人，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可是，他在安维利镇住了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就以行为古怪而声名远扬了。

“怪家伙！”这是林德太太对他的称呼。雷切尔·林德太太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凡是跟她打过交道的人都熟悉这一点。而哈里森先生确实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，林德太太对他的这个称呼，能恰如其分地形容这个人的特征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

首先，哈里森先生的怪异表现在，他孤身独居，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，并且扬言说，他根本不想让愚蠢的女人和他一起生活在这幢房子里。这激起了安维利镇女性居民的强烈不满，她们到处传播关于他的各种恐怖传言，说他料理家务乱七八糟，烹调的食物难以下咽。他雇用了白沙镇的小孩约翰，那些传言都是从约翰嘴里传出来的。据约翰透露说，哈里森没有固定的用餐时间，只有他感觉饿了，才会“随便吃点儿什么”。如果小约翰恰巧这时候在场，他就可以进来一起跟着哈里森吃点儿，要是他刚巧没在那儿，那就只能等到哈里森先生下一次感觉饿了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东西，而且只能是恰巧在场才行。可怜的约翰绝望地宣称，幸好他每个星期天能回趟家，狠狠地填满肚子，而且他妈妈在星期一早晨总让他带一篮子食物回哈里森先生家，要不是这样，他早就给饿死啦！

至于洗碗的事情就更加夸张，据说哈里森先生从来不愿意洗碗，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想掩饰，除非等到星期天正好下大雨，他才会勉强洗一下，他用大桶接满雨水，把碗盘一类的餐具全部丢进桶里洗一洗，然后扔在一边，等它们自己晾干。

另外，哈里森先生是个抠门儿的家伙。当有人请他给艾伦先生捐助薪水时，他就会宣称，他得等一等再说，他要先听完艾伦先生的布道，看看自己能从他的布道中得到多少好处。他信奉这样一个信条：绝不“隔山买老牛”，也就是说，不看货色绝不付钱。当林德太太前去为布道活动劝募时，她看到哈里森正在屋子里，她进去了，可是哈里森对她说，在安维利镇，那帮老女人乱嚼舌头，到处传播他的流言飞语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的异教徒色彩比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浓厚。只要林德太太能够教化她们，让她们皈依基督教，他就很乐意为这样的布道慷慨捐款。林德太太给气得掉头就走，说这栋房子的原房东，可怜的罗伯特·贝尔太太如若泉下有知，那真会伤心难过因为她生前一直以这栋干净整洁的房子为荣，可是现在被弄得一塌糊涂。

“哎呀，那时候她隔天就会擦洗一次厨房地板呢，”林德太太义愤填膺地对玛莉拉说，“可你知道现在房子是什么样子吗？我从那边过的时候，都不得不把裙子提起来，里面肮脏无比呀！”

还有一件让人不能忍受的事情，哈里森先生养了一只名叫“姜黄”的鸚鵡。以前安维利镇从未有人养过这种鸟儿，所以大家都认为养这种鸟儿是没有风度的。而哈里森先生的这只鸚鵡绝对是恶劣无比！借用约翰的话来说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邪恶的鸟儿，它整天都在恶狠狠地咒骂别人。甚至有一次，约翰站在鸟笼下，离姜黄近了点儿，这只可恨的鸟儿居然一口啄在约翰的后颈上，生生扯下一块肉来！每当倒霉透顶的约翰星期天回到家里，他的妈妈卡特太太总会把这块伤疤展示给每个人瞧瞧。卡特太太现在不停地在为约翰寻找新的雇主，只要有合适的去处，她会让约翰马上离开那个烂地方，一刻也不愿意多待啦。

就这短短的片刻时间里，关于哈里森先生的所有传闻都在安妮头脑中一一闪过。现在，哈里森先生一声不吭地站在安妮面前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怒气。说真的，就算是在他表现得最和蔼的时候，他也绝不能算得上英俊，他身材矮小，体态臃肿，头顶光秃秃的。而眼下，他

怒火冲天，滚圆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向外凸出的蓝眼珠几乎从眼眶里挣脱出来。安妮心想，这人果真算得上是最丑陋的男人，她可从来没有见过！

突然之间，哈里森先生发声了。

“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”他气急败坏地说着，唾沫四溅，“一分钟也不能忍受啦！给我听着，小姐。上帝保佑啊，这都是第三次了，小姐。第三次啦！忍耐是一种美德，可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小姐。前次我已经警告过你姨妈了，别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——可她没听进去，她又这么干了。真搞不懂她到底想干吗呀。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，小姐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安妮用十分威严的语气问道。她现在总是要不断练习用这种语气说话，准备开学后对付学生能派上用场，不过拿这种语气来对付这位怒火万丈的哈里森先生，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老天啊，这还能不算一桩事吗？小姐，这事是这样的，就在半个小时前，我又看见你姨妈家的那头泽西奶牛跑到我的燕麦田里了。你要记住，这是第三次啦。我上个星期二看见它在我的燕麦田里，昨天又看见它了。我还专门来这儿，给你姨妈打过招呼，别让这事再发生。可是，她根本听不进去，这事又发生了。小姐，你姨妈在哪儿？我得见见她，哪怕就一分钟也好，我要向她表达我的一点抗议——哈里森先生的小小抗议，小姐。”

“如果你指的是玛莉拉小姐，我得提醒你，她不是我姨妈，而且她也没在这儿，她到格拉夫顿东部看望一位病重的远房亲戚去了。”安妮一板一眼地说，每个字都藏着无比的威严，“至于那头跑进你燕麦田的奶牛，我真诚地对你说，非常抱歉——那是我的奶牛，不是玛莉拉小姐的。早在三年前，当它还是一头小牛犊时，马修就从贝尔先生那里买下来，送给了我。”

“一句抱歉就够啦，小姐？光说抱歉是无济于事的。你最好去我的燕麦田瞧瞧，那畜生让我的燕麦遭遇了一场浩劫——每寸土地都给践踏了，简直是一塌糊涂啊，小姐。”

“我真诚地向你道歉，”安妮语气坚定地回答道，“不过，我看问题出在你家的那段篱笆上，要是你能把篱笆修补结实点，把你的燕麦田和我的牧场很好地隔开，我的奶牛多莉也许就没法闯进去了。我好些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篱笆看起来不是很牢固。”

“我的篱笆牢固得很！”哈里森先生厉声叫道，他怒发冲冠，简直就像要冲进敌国去展开一场战争，“就算是监狱的铁栏杆也抵挡不住这头恶魔般的奶牛。我警告你，你这个红头发的小丫头，你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要是正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这头奶牛是你的，那你最好把它看紧点儿，别再让它去糟蹋别人的庄稼，不要老是坐在一边，看这些一文不值的破书。”他鄙夷地瞥了一眼安妮脚边那本可怜的维吉尔诗集。

提到红头发，这可触痛了安妮内心最柔弱的地方，刹那间，她不仅头发是红的，而且连脸色也涨得通红了。

“红头发怎么啦？红头发总比某人的秃顶好看吧，哦，那不是秃顶，脑袋上还留了一小圈头发呢。”安妮眼里闪着亮光，反唇相讥。

这句话非常有力量，把哈里森先生打击得一下傻了眼，因为他对自己的秃头非常敏感。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能横眉怒视着安妮。安妮这时火气消下去了，不过她要把这种优势保持下去，乘胜追击。

“我能体会你的心情，哈里森先生，我有足够的想象力。我能轻易地在头脑中模拟出当时的场景，当你发现奶牛在你的燕麦田里大肆践踏，你心里的怒气我能感受到，所以我也不会计较你刚才对我说的气话。我向你保证，奶牛多莉再也不会闯进你的燕麦田里了。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这一点绝对能做到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就多留心点。”哈里森先生嘟囔着，语气缓和下来，不过，他在转身离开时，脚步重重地踏在地上，表达着心中强烈的不满，安妮听到他大声地自言自语，直到他远去，再也听不见为止。

美好的心情被这事搅乱了，心里感觉很不痛快。安妮穿过院子，把那头惹祸的泽西奶牛关进挤奶棚里。

“它不可能是从这里溜出去的，除非它能弄断这个围栏，”安妮仔细思量着，“它现在看上去是多么安静啊，这一定是在燕麦田给吃撑着了。上个星期希尔先生要买它，我没卖，现在想来真是后悔。不过，一旦举办牲口拍卖会，我就把它们都卖掉算了。大家都说哈里森先生是个怪家伙，我看形容得一点儿没错。我跟他在志趣上没有一个共同点，就好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。”

安妮时刻在关注着，寻求一位跟自己情投意合的知音呢。

安妮从挤奶棚回屋来，玛莉拉恰好把车赶进院子里。安妮赶快去准备茶点。她们一边喝茶，一边谈起这件事。

“如果能参加拍卖会，那正合我意。”玛莉拉说，“我们养的牲口太多了，圈棚不够，人手也不够，但只有一个不称职的马丁在照看它们。这个马丁昨天向我请假的时候，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只要我同意他去参加他婶婶的葬礼，他一定在昨天天黑前赶回来的。你瞧瞧，都过了一天了，他现在还没回来。我简直数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个婶婶。自从我一年前雇用他以来，这是他第四个婶婶去世了。这些活把我们都忙得喘不过气来，等今年的庄稼收割后，要是贝瑞先生能把这些田地接管过去，我真要谢天谢地啦。在马丁回来之前，我们只好先把那头惹是生非的奶牛多莉先关进围栏里，本来应该把它圈到屋后的牧场上去，可是那里的篱笆早就该修补了。我敢说，这个世界真是糟糕透了，林德太太也这么说。今天我去探望了可怜的玛丽·凯西，她病得不轻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可她那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？我什么办法也没有。玛丽有个哥哥在英属哥伦比亚，她写信向他求助，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回信。”

“这两个孩子怎么样？多大了？”

“六岁多吧……他们是双胞胎。”

“哦，自从哈蒙太太生了很多对双胞胎以后，我一直就对双胞胎特别感兴趣，”安妮急切地问，“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呀？”

“天啊，这叫我怎么形容呢……他们实在是太脏啦。我去的时候，戴维正在外面玩泥巴，拿泥巴做饼子。朵拉出去叫他，让他进屋来。可戴维把她一头按进一个最大的泥巴饼子里，朵拉号啕大哭起来，戴维说，这有什么值得哭的？他自己干脆跳进泥潭里，还在里面打几个滚，向她表示这没什么好哭的。玛丽说，朵拉真是个好孩子，可戴维则是个只知道捣蛋的家伙。你可能觉得戴维没有什么教养，那是因为在他刚出生不久，他爸爸就去世了。差不多从那时起，玛丽也一直重病缠身，没有精力管教戴维。”

“对这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，我感到非常难过，”安妮很严肃地说，“你也知道——在你收养我之前，我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。我真希望他们的舅舅愿意收养他们。玛丽和你是什么亲戚关系呢？”

“你是说玛丽？我跟她什么亲戚关系都算不上。只是她的丈夫……是我的三表哥。林德太太到我们院子来啦，我想她一定是来打探有关玛丽的事。”

“别跟她讲有关哈里森先生和奶牛的事。”安妮叮嘱玛莉拉道。

玛莉拉答应了下来，可是这个承诺很快就被证实毫无必要。林德太太也一屁股坐下来，开口就说道：“我今天从卡莫迪回来的时候，恰巧看见哈里森把你的泽西奶牛赶出他的燕麦田。我看他都快给气疯了，他是不是过来和你大闹了一场？”

安妮和玛莉拉偷偷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会心地笑了。只要是发生在安维利镇的事情，没有一件能逃得过林德太太的眼睛。今天早上安妮还这样说过：“就算你半夜待在自己家里，锁紧房门，关上窗户，然后打个小小的喷嚏，到了第二天，林德太太一定会问你感冒严不严重！”

“我想他肯定闹得很厉害的，”玛莉拉承认说，“可我当时不在家。他冲着安妮发了一顿脾气。”

“他真是个让人生厌的人。”安妮愤愤地说，甩了甩她的红头发。

“你的话说得可真含蓄呀，”林德太太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早在当初贝尔要把这房子和土地卖给这个新不伦瑞克人时，我就知道有大麻烦了。你瞧，果然是这样吧。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急急忙忙搬到这里来，我真不知道安维利镇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看再这么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恐怕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了，什么都不安全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还有很多陌生人要搬来住？”玛莉拉问。

“你还没听说过吗？告诉你，首先是叫冬尼尔的一家搬来，他们租下了彼得家的老房子，彼得还雇佣了一个冬尼尔家的人在磨坊干活。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从东部过来的，可没有人清楚他们的底细。还有迪摩希·科顿一家，这家人蠢得像废物，也准备从白沙镇搬过来，他们只会是大伙儿的负担。这个迪摩希·科顿不偷东西的时候就假装有肺病，他的老婆是个大懒虫，懒得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，连洗碗都要坐着洗。而乔治太太收养了一个孤儿，是她丈夫的侄子，叫安东尼。这个小东西会到学校上课的，安妮，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陌生的学生不止这一个，还有保罗·艾文，这个孩子从美国来，要和他奶奶一起生活。玛莉拉，你一定记得他的爸爸……叫斯蒂芬·艾文，就是那个在格拉夫顿抛弃了拉文达·刘易斯的人，想起来没有？”

“斯蒂芬抛弃了拉文达？我可不这样认为。他们之间大吵了一架……我觉得双方都有错。”

“那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斯蒂芬没有娶她，然后拉文达从那以后变得孤僻怪异，听说她独身一人，住在一个小石头房子里，她把房子叫做‘回音蜗居’。而斯蒂芬回到了美国，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做生意，娶了个美国女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没有回过老家，不过他妈妈去看过他一两次。两年前，他老婆死了，他把孩子送回来，让他妈妈帮着照看一段时间。这孩子十岁了，他是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学生，我没法下结论。那些美国佬的事，你永远也弄不明白。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安维利镇的安妮》露西·莫德·蒙格玛丽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238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